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四十四編

探險小說

紅柳娃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丙午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紅柳娃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原著者 美國柏拉蒙

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偵 探 小 說

### 黃 金 血

定價  
三角

洋裝  
一册

是書敘一英國婦人冒認前室姓氏冀得遺產後知本支尙有一人潛謀殺之詎驗屍時屍親尙有一胞兄某婦更砍殺之後經偵者訪知原委乃揚言其兄已死及某婦往領遺產而偵者已先向律師聲明案遂破獲情節尤奇幻可觀

### 鐵 錨 手

定價  
二角

洋裝  
一册

敘醫生謀取一富翁財先就殺其婦後又扼殺富翁適室中有一竊者備見其狀詣醫家詐取重資醫又放毒氣殺之化其尸餘一手後經偵者察得蹤跡與竊者之妻共詣醫家搜得一手上刺鐵錨其妻識爲其夫因訟之官罪人斯得

### 二 桶 案

二角  
五分

洋裝  
一册

秘魯愛國會中有一戕仇之預報物其名曰桶辯倫及仇廉白二人皆先收到一桶而後被殺有某小說家及某偵探百計調查未得真犯及該黨匿名書發現其事乃白罪人亦入獄自經案情詭怪文筆明顯

### 香 囊 記

定價  
二角

洋裝  
一册

敘述一法人某因犯案使捕國事犯自贖及潛入國事犯家獲一香囊見其眷屬肺腑懇摯心良不忍遂慨然釋之自投主教伏辜乃國事犯之眷屬亦自行投到并陳述法人某之義主教皆免之後并與其眷屬之妹得諧伉儷兒女吳蟠足稱雙絕

## 紅柳娃

譯者按國語有云。僬僥國人長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注。僬僥西南夷之別名也。又列子湯問篇。夏革言。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又淮南地形訓云。西南方曰僬僥。高誘注。長不滿三尺。史記正義引括地志。言小人國在大秦南。人才二尺。耕稼之時。懼爲鶴食。大秦助之。而詩緯含神霧亦云。從中州以東西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與湯問夏革所言略同。故山海經有周饒國。其爲人短小冠帶之語。郭璞注云。其人長三尺。穴居。能爲機巧。有五穀。周饒殆卽僬僥之轉音。古籍所載者如此。或猶以爲寓言。然觀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言烏魯木齊有一種小人。棲於林間。烏魯木齊居民名之曰紅柳娃。則亦非盡無稽也。去年美國聖路易開博覽會。有研求人種學者。從南洋羣島中得長二尺許之僬僥數人。載以赴會。舟泊橫濱。日本報紙競傳其事。吾友赴會者亦皆寓目。謂其體貌迥異。不遠。但語音啾啾。不可辨耳。然則世界之上。真有此種族矣。此編爲美

國人所著。其言多汗漫自肆。滑稽隱射。然往往有見道語。可以見箸者之語重心長。殆有爲而言也。曩者稍譯數紙。朋輩攜去。爭相傳布。顧未逮二十分之一。因事卒卒。閣置年餘。秋夜無事。更取觀於原本。以自排愁。復閱一周。益覺不能去懷。乃以數月之餘力。賡續譯成。以供吾國人觀覽。而取向有紅柳娃之名。以名之。至於初譯數紙。予當時易去原書『黑暗裏面之真相』舊名。而名以『蓬艾怪談』。實原於莊生『猶存乎蓬艾之間』之義。比來頗見有竊取其意爲書以射利者。顧其言之不達。實與此作有天淵之隔。蓋此作富於學理。非邯鄲學步者所可能也。剪紙成華。非不絢爛。其如無生氣何。因譯事卒業。乃略摭其原委於此。以諗同志之安達有特識者。

柏拉蒙曰。吾友耶芳斯。富有冒險性質。平生最好研究地文學。又好神學。某年某月。招余往游阿拉斯加。是時阿拉斯加自俄國歸於吾美者。四十二年矣。余與耶君自加釐福尼亞海濱。乘汽船。歷兩晝夜。抵克奈依半島。登陸。以入阿拉斯加境。卽分跋

旅行期以半月。會於尤康河口。余從南路。經越山脈。由海岸折而北向。以赴所期地。余每夜休息時。必將日間一切耳聞目見之事。筆於日記冊上。以便與耶會面時印證也。余於途次雖遇風雨。亦不敢少憩。惟恐與耶君會期相誤。辛苦艱難。殫冰茹雪。行十有四日。始達與耶君所指定地之奧依倫旅館。方余望見火鐵兒（譯言客棧）奧依倫屋頂高懸之旗。卽大喜。以爲吾友必先至矣。及至館門。有老者出迎。呼余曰。君非柏拉蒙先生乎。余更驚喜交集。益信吾友已前至。遂前問曰。耶先生寓何室。老者曰。否。否。余不覺大驚。曰。子何以知余爲柏拉蒙。老者曰。余固不識君。然君之第二我已先君身至吾館。吾是以知君。余聞老者言。益驚疑。不知所措。自念平生未嘗有隱慝之罪。此次旅行亦無有犯法事。老者何以云云。豈有偵探捕役持吾相片伺余於此地者乎。方余揣度時。頗現憂惶之色。老者大笑。手拉一椅。招余坐。曰。請少待。便揭曉矣。老者言罷。卽入內。約五十秒鐘。復出一手持一小皮箱。上肩鎖一手持鑰。趨余前。余更不解。心旌益搖動。老者顧余微笑。徐開鎖。掀蓋。方揭開一綫。卽聞樅朴尼

克防腐藥料之氣味。及將蓋全行揭開。令余注目。一視不覺大驚失色。口呼怪物。怪物不絕。

諸君閱吾書到此。想亦欲急知箱中爲何物乎。是須待吾徐徐言之。吾當日知此事之原因。極其曲折。故吾作書之時。亦必多作曲折之筆。不能爲諸君一口道破也。夫吾當日見老者箱中之物。若在平時。則無所用其驚怪。吾所以驚怪者。有數種原理在焉。(一)吾聞老者之言。已生驚怪之心。(二)見老者無端持一箱來。益使吾增其驚怪。(三)方吾聞防腐藥料之氣味。吾料箱內必貯藏動物種類。迨至箱蓋揭開。其物體所受之光射入吾眼。簾吾驟見之。但覺其非羽非鱗。無毛無甲。而爲一種不可思議之物。斯時吾第一次第二次之驚怪心。未嘗消除。更益以第三次之驚怪心。遂不覺狂呼怪物。怪物此固心學家所謂意念相守。乃致發狂之明徵也。顧此箱中果貯何物。吾此時不可不急說明。以告諸君矣。

原來箱中所貯者。乃一紙製之蝴蝶。其形之大小。宛與真蝴蝶相似。紙蝴蝶下端繫

有一根、麻線。更有二小人。其長不過五寸。鬚眉毛髮。肢膚骨肉。與吾等人類無異。吾既聞防腐藥味。又見此等小人。知其爲有生氣含靈識之種類。而絕非雕塑者。然吾生平曾未聞世界上有此種極小之人類。故不覺大驚失色。當是時。吾尙不知此老何以有此物。何以持此物與吾觀。遂向老者問其原故。老者乃伸手向衣囊中摸索。出一紙示余。余受而閱之。見此紙之前端。以鉛筆畫余小像極肖。並書吾名。知爲耶君所爲。其後端則耶致余之手書也。余觀其書略曰『先君之期約五日。已到此。游興勃發。不及待君。卽乘氣球西行。經過阿魯申羣島。得一大陸。廣漠無垠。荒涼之象。令我生悲。注目久之。忽又大喜。念此大陸既無居人。又近吾國。曷不樹吾國旗。以爲吾尋獲之地。立意既定。遂稍洩放球中輕氣。使其下降。行至北緯三十九度左近。驗吾升降表之水銀。知離地面不過五里。是時。吾見地面有蠕蠕行動之象。以遠鏡望之。但見一羣一羣。形如螻蛄。不覺驚訝。忽有微物觸吾氣球。以手捉之。其下有線連於地面。余知有異。卽將球上重物拋去。復使上升。覺線之下端懸有物體。頗受地心



吸力有十數磅之重。遂極力挽之。至於線盡。有物纏於其端。注目視之。赫然雙小人也。余當是時。不覺大詫。置於股掌之上。任意玩弄。初尙聞啾啾之聲。久之寂然。蓋已驚斃。遂即日乘球返於旅館。思念此物爲耳目。素所未觸。人種學上所缺置。且此眇小人類。既知玩戲紙鳶。似非草昧初開者。必有一社會。蟠據此地。可以推知言念到此。肉動心跳。急欲探悉情狀。不及待君來。又爲第二次探險旅行矣。余今以所獲之物。委託於君。乞致之於博物院中。他日更有所得。必報告於君。以益君之聞慧也。』

余讀耶君手書。始悉其原委。不覺大喜。休息二日。攜各物向華盛頓。及抵華盛頓。遂將各物交於博物院。更將此事之由來。重加敘述。登入新聞紙。國人一聞此事。爭來觀觀。遂惹起許多人種學上之疑問。但余實不暇委心研究。惟日日望耶君歸來。將第二次探獲者告我。卽不然。或得耶一紙書。以慰懸想。

詎知待之三年。杳無音信。余頗疑慮。恐耶君不幸遇變身死。或疾病而夭亡。前者存於旅次之書。或爲永訣之語矣。言念及此。神魂欲絕。一日余方與余妻在音樂室鼓

琴忽聞門鈴發響。余出視。見一人送電報來。拆而視之。語甚簡略。云「馬克尼新發明之無線電報。君解用否。速覆英倫鉢爾士街五十六號」。余得此無名姓之電報。因憶吾妻之兄約翰基斯方游英國。約翰基斯生姓好奇。此電必彼所發。以費余夫婦疑猜者。但電文並不言明何事。則甚可怪。正在佇立凝思。而余妻已至。即將電報授與妻閱。並告以心中所疑。妻閱竟。即告余曰。余度此電決非來自吾兄。吾兄之往英。不過爲尋常旅行。且兄臨發。曾告余曰。此行之目的。在觀蘇格蘭兩岸奇麗之運河。與彼處新鮮之空氣。吾料兄至英已十日。決不能拋却游行目的。而久居於倫敦。煙氣鬱聚之區。吾意發此電者。必有無限之意義。其言必甚長。由電局傳遞。必費不貲之財。又或恐電局傳達其語。將至壓積。他種電報以致不能爲之傳遞。故欲藉馬克尼發明新器械。徑達其語。且此中固有要緊之關係。卽其人欲以言語告君。旣不能由尋常電報。則其言必甚長。又不肯寫信郵遞。而欲用馬克尼新發明之無線電報。必其所言之價值。能與用馬克尼新器之財費相等。更有一要緊關係。卽馬克尼

之新器現在尙未十分完備。雖尋常距近之地不致乖忤而欲傳繁富之語言已不能必其無誤。而其人必欲用此新器以傳經過大西洋如此縣長遙對之海岸與繁富之語言者則必其人久閉於隱僻之地尙未深知馬克尼新器之力量功用。迫不及待未加深考。遂以此電急達於君。觀此電文之簡可以知發電之人之情意。迫而於馬克尼之新器頗有但震其名而未詳察其實之情。蔽以倫敦開達無隱之區而有是人置身於此。此爲何如人乎。以吾度之殆即君友耶芳斯也。

余聞言不覺狂喜。念吾妻之推論真能發闡幽隱。當世所稱巨子之聖。循理推數之傲爾先生。殆不過如是也。遂鼓掌以誦吾妻曰。瑪麗（柏妻之名）子真慧人。慧人余當是時又不覺百感交迸。竟不知耶君何以忽然而在倫敦。默數歐亞兩洲形勢。覺耶君之至倫敦甚爲可怪。豈竟飛空而至乎。思念及此。又杜口瞠目。不能發一語。瑪麗坐於余側。似已窺見吾意。即執吾手以從容優暇之聲向余言曰。今君尙有疑耶以吾臆測此電決爲耶君所發。蓋默數君之交游決無他人發此電以與君戲者。君

如有疑。盍電覆以訊爲耶。君與否。余遂從妻言。急往電局。致一覆信。其略云。『頃以電報我者。非吾良友耶芳耶。吾與此良友別數年矣。不審其近狀何似。又不知其何以忽至倫敦。如發電之人。苟爲耶君。甚願面談。或余就君亦可。蓋馬克尼新器。在今日之應用。尙有遺憾。不足以傳吾兩人之款曲也。語簡情繁。候命進止。』余發電後。卽歸家。知不久當有好音。屏除百事。靜以待之。未幾。門鈴發響。以爲送覆電者至矣。卽起闢關。迨觀來人顏面。始知非送電者。乃吾敗阿（僕）黑奴購物回耳。方是時。余之盼耶君好音。甚於盼天使之戾止。及待距發電時八點零四十分。始有送電報人來。急展觀。知前電果爲耶芳斯所發。並請余速卽赴英。心益狂喜。更誦吾妻之明慧。不置。但不解耶君何以到英之前。無隻字告我。又生種種疑團。遂卽治裝起行。赴英。乘最速之郵船。僅歷八日半。已自利弗甫乘汽車抵倫敦。

倫敦街道曲折。不能行鐵軌電車。尋常乘人之馬車。有上下兩層。乘者既多。沿途停車。稽誤時刻。余遂雇獨乘馬車。直至鉢爾士街五十六號。余在車中。自念抵利弗甫。

即發電告耶芳斯。余與耶交最篤。彼自萬里外。且以急電告我。欲我速知其經歷之事。今余遠道訪彼。未見彼來至車站。與余握手言歡。彼之身軀殆有變故。遂又生一疑慮。（按西人交際之誠篤。至於如此。吾國人讀之。未知亦生涼薄之愧否也。）方疑慮間。已至鉢爾士街五十六號。排闥直入。但見室內非常美麗。陳設之物皆非旅人所能猝辦。方欲呼問。而耶芳斯已至。余兩人遂握手歡欣。繼之以泣。余見耶君已缺右目。左手又少一指。遂驚問耶君於何處遭此不幸。耶云。余於身體所失。猶不止此。余左足自腓以下亦折去矣。余遂以手撫其足曰。君輕生冒險。入黑暗之地。以致此君。今有悔心否。耶笑曰。否。否。余不特不悔。且今勇往之情。轉勝於身體完全之日。但恐君驟見我如此形狀。生非常之感傷。故今日未候君於車站。余聞此語。方悉耶君未迎余於車站之故。坐甫定。耶即具酒相享。余急欲問耶所經歷者。卒然訊曰。君經何等之危險乎。君遇小人國乎。耶笑曰。此事竟日言之。不能盡。余本撰有日記。今爲某報館以一萬鎊金購去。不能供君一寓目。但此間商業會館。定於明日請吾演說。

一切經歷之。情狀。君愛我。今日曷令我休息。明日偕至會館。以聆吾演說。無殊特爲君言也。余遂許諾。僅將前年在阿斯加得耶信以後之事情告耶。並道比來之思念。與吾妻揣度電報事。耶聞之。亦誦余妻之明慧。不置。遂令侍者爲余治一特室。展枕衾什物。使余休臥。余因途中辛苦。亦即歸臥。有侍者導行。既至。見室雖狹小。而鋪陳精麗。不覺失聲歎。吾友一旅人。何以能猝辦此。

侍者曰。耶先生在此。一切宮室飲食衣服車馬之費。皆由倫敦商業會館供給。不然君觀此精美器物。縱爲有資財之旅客。亦難猝辦。況耶先生子身到此者乎。余聞侍者言。始知耶君子身到此。竟爲倫敦人所歡迎。因問侍者。耶先生居此幾日矣。侍者曰。九日。余復問汝來此幾日。侍者亦答曰。九日。余以侍者來既九日。必略知耶君經歷之情狀。遂向侍者發問。侍者對曰。君今所居之臥室。與耶先生之臥室。僅隔一層板。余今與君談此事。恐至興會颺舉之時。不免失聲笑。甚擾耶先生之靜臥。故余此時不便與君多言。以擾耶君之靜臥。蓋耶君明日將以口說宣布數年中極奇怪之。

經歷以告於吾英。且藉吾英之報紙以告於全世界。明日之耶君固非精神充足。不可而欲其精神充足。實賴今夕之得靜臥。君幸無罪我。我不能因君之問而爲私情上之多言。擾靜致妨大衆之公益也。案一侍者耳而立心若此。文明國民眞令人歎絕。因向衣間持出時計表一閱。已屆午夜一時。遂請余速寢。言已亦去。余深賞此侍者之爲人。次日晨起。漱沐畢。聞搖鈴聲。知爲會食之時。遂至餐室。

耶芳斯已先至。向余問好。後言昨夜默思此數年經歷之事。不覺腦海所印之陳跡。至寐時而發現。遂生一種奇夢。吾前此之經歷。昨又於夢境遇之。吾今迴想前此之事。亦宛然與夢無異。特不識今日言夢之人。其爲覺耶。抑爲夢耶。如謂爲覺。則吾所言者皆夢。如謂爲夢。則吾今日言夢。明明與一友同坐柏君乎。子無急欲聞吾之言。以爲新奇可喜也。子曷知吾言爲說夢乎。耶言竟又立起而語余曰。余方夢。方覺。方覺。方夢。卽夢卽覺。卽覺卽夢。夢耶。覺耶。余固了不滯於心。言已出餐室。拉余手曰。吾今與子入說夢之場。遂相將出門。登車徑往倫敦商業會館。

方抵會館門。即見高掛英美兩國旗。有多人當門歡呼。迎余兩人入客室。斯時室內已坐有英國高貴之男女。見余兩人至。皆起立。來執手。以通姓名。座上有年老者。即英國外部大臣沙里士伯雷。向耶君問余爲何許人。耶答曰。此吾良友柏拉蒙。吾當前年探險啟程時。曾與此友偕行。惜其後吾乘氣球獨行。遂不獲與共。然吾初次之所探獲。其事跡得布於世。賴有此友。今余且從阿美利加招彼來。以聆余說。沙聞之。遂以極肅穆和親之顏色。執余手以言談。未幾時。復謂耶君曰。吾度君今日演說。其言必甚長。勞乏將甚。何不以開始之端。請柏君代爲演說。少減勞乏。耶君方猶夷欲置答。余卽言曰。吾愛耶君特至。豈有不願減少其勞之理。但耶君之經歷。吾知僅一斑。未嘗完具。恐出於余口者。與前後事實有截隔之病。故余敢辭此任。沙氏亦不復強。卽復歸坐。未幾。聞演說廳上音樂大作。遂有人來邀耶君。耶君卽登壇。一時拍手之聲。繞於梁柱。余之耳鼓。頗被此聲浪所震動。惟以兩目注視耶芳斯君。且屏息傾耳以聽。斯時演說廳內數百人之視線。無不直注於耶芳斯之身。



但見耶芳斯微一點頭。兩目向衆人周顧。卽發言曰。余今日謝諸君光寵。致余於此壇。余且爲諸君言一世界罕有之奇事。想爲諸君所樂聞。余以孑然一身。來至倫敦。蒙諸君之優待。旣極感激。今日諸君更歡迎我於演說臺上。余之榮幸何如乎。但余經歷之怪途。甚爲奇絕。卽粗言其概略。亦非今日之時間所能畢盡其說。余旣蒙諸君之厚愛。非盡畢其說。不足以答諸君厚意。余擬自今日禮拜一始。每日來此演說四紀鐘。每二紀鐘略與諸君一休息。期以五日畢其說。蓋如此辦法。不特諸君不至勞乏。而我亦可從容其說。不至多所遺漏。諸君如以吾言爲然者。請舉手爲贊成之。徽幟。於時肅然無聲。壇下聽者盡皆舉手。其不舉手者獨余一人。耶君注視余甚久。似知余不舉手之故。因欲速聞述此事之顛末。而不願延長其時間也。旣而余亦甚悔不舉手之孟浪。蓋以耶君經歷數年之事。其事固甚長。抽其端緒。固非二十紀鐘不能也。

於是耶芳斯卽向衆人演說曰。余一生好奇。幼時尤甚。聞一百年前。有英國商船滿